【泰罗托雷】怀旧成愁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 at 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31723951.

Rating:	Mature
Archive Warning:	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
Category:	M/M
Fandom:	ウルトラマンタイガ | Ultraman Taiga
Relationship:	Ultraman Taro/Ultraman Tregear
Characters:	Ultraman Taro, Ultraman Tregear
Additional Tags:	泰罗托雷 - Freeform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1-06-04 Words: 4,940 Chapters: 1/1

【泰罗托雷】怀旧成愁

by A_LostinChaos

Summary

泰罗收到了一份来自地球的邀约。

Notes

阅读前建议先对scp基金会系列中的scp-091进行检索，有一定了解后会有不一样的阅读体验。

银河的炫丽星辰坠入极地墨色的天，炽热的火星扑向平静安宁的深海，水光和火星交错刹那，一切都湮灭无踪，归于混沌，只剩遥远而虚幻的塞壬就着夜色悲歌。

泰罗睁开眼灯，等离子火花塔的光辉一如既往透过窗棂洒在床沿，给睡意仍浓的清晨镀了一层清明。他撑起上半身，久违地感到了一丝眩晕，似乎是什么不太好的征兆。

于是泰罗晃了晃头试图清醒一下，视野在控制下天旋地转，余光却撇到了床头柜上一个不和谐之物。

那是一张折叠好的纸巾，米白色，角落压在用泰罗的茶杯下面。木浆制成的纸质品毫无疑问来自被光之战士偏爱的那个星球，但却带了些许诡异的波动。

泰罗轻轻拿起纸巾，将脆弱的织物柔软沿着折痕小心翼翼地摊开，熟悉的字体便出现在眼前：

「日落之前，地球」

托雷基亚的字体比起以前随性了不少，他像是一时兴起般留了这么一句没头没尾的话，并不在乎收信人是否会依言赴约。

但托雷基亚和泰罗都知道，唯一的收信人只会做出一种选择。

泰罗久违地向警备队递交了临时休假申请，然后算了算泰迦他们所在地球的时间，发觉此刻已是黄昏后忙不迭往地球赶去。

他用人类形态降落在人群熙攘的街道，高楼大厦与车水马龙让泰罗意识到时间的流逝，依葫芦画瓢仿照了一身符合时代的休闲服饰才敢现出身形。

LED灯光不等天光渐暗就亮成一片，几乎要掩盖掉黄昏的晚霞。人流喧闹声充斥着他模拟出的薄薄的耳膜，让他什么都听不真切。

唯独那一句……

“泰罗。”托雷基亚平静又似叹息地叫了他的名字。泰罗回身，不出意料地见到那个黑白相间的身影。

托雷基亚背对着夕阳，右手将粉色的小洋伞当做拐杖撑着，暖黄的光辉固执地穿过人群和人造光笼罩住他的躯体。泰罗想起曾经，完成任务后的每一次，他都能在港口见到这样，背对着等离子火花塔的逆光身影。

“托雷基亚。”泰罗无声地张口，那声呼唤终究是卡在了喉头。

托雷基亚似乎没有注意到泰罗的惊与惜，他挥手将洋伞挽了个花丢在空中让其消散，然后走向怔愣在原地的泰罗，“想一起看个电影吗？”

也许是托雷基亚的语气过于平常，甚至平常得过于熟悉，就像几千年前发出“想一起去某个遗迹吗？”、“想一起去图书馆吗？”的邀约一般。

泰罗几乎觉得自己在做梦，这样的托雷基亚与记忆中倒是完美重叠，但比起喜悦怀念，泰罗震惊于自己的第一反应竟是防备和怀疑。

托雷基亚仿佛知晓他在想些什么，于是他张开双臂，周遭的一切都像被一层水幕隔离，面目模糊的人群与他们擦肩而过，世界只剩下夕阳下二人分开数步的身影。

托雷基亚的影子被拉长，落到泰罗的腿部，但很快又随着托雷基亚的动作分离。“你看，泰罗，”人类的形态与奥特曼的形态交替出现在泰罗眼前，托雷基亚像是将自己当成旧影片，滋滋啦啦放映给故人看，“没有邪神、没有阴谋，你还担心吗？”

“不……我不是担心这个。”泰罗下意识地想要反驳，“我……”

他不知为何说不出什么，但身体先于思想一步牵住了托雷基亚的手。

托雷基亚瞬间有一丝僵硬，但很快放松下来，他撤去隔绝世事的幕布，让人间气霎时充斥在二人身边，好像要掩盖二人心知肚明的违和感。这样的气氛已经被时光带走太久，连当事人都觉得自己在互相配合演一场拙劣的模仿秀。

他们混入人群，像世间无数对普通情侣般走在街边，将一切罪责和怨恨都暂且交予黄昏保存，各自向责任和理想的空间借了一小部分空间，拼凑出一段平凡人生。

托雷基亚带泰罗拐进安静惬意的小巷，推开木质门扉，在风铃叮咚中踏入一家私人影院。

前台的服务人员显然是早有准备，她端起盛着两个杯子的木托盘，从柜台后绕出来引着二人进了最深处的一间屋子。

无论是私人影院、还是现代装潢，对于泰罗来说都有着熟悉而陌生的感觉。他环视着眼前的一切——占据了整面墙壁的幕布、厚厚一层洁白柔软的地毯、宽大的地面床和懒人沙发，像是突然跨越了几十年光阴的人类，能看到自己熟悉的物品，但又有一种难以磨灭的物是人非之感。

待泰罗和托雷基亚都脱鞋进了屋，服务人员便将托盘放在懒人沙发的一侧，然后稍稍一颔首，退出屋子并替他们把门关上。

泰罗和托雷基亚久违地同处一个封闭空间，怀念之余更多的是不知所措，怎么坐和怎么做一概不知。

“你发什么楞呢？”

泰罗闻声抬头，只见托雷基亚已然驾轻就熟地坐在懒人沙发上。他挥手喊泰罗过去，姿态和在光之国图书馆喊四处乱转的泰罗如出一辙。

于是泰罗走向托雷基亚，坐在地面床的床沿，岔开无处安放的腿，并接过托雷基亚递给他的杯子咬住吸管吸了一口。

“唔，这是什么，茶？还有红豆？”

“是红豆奶茶。”托雷基亚嚼着口中的物什——毫无疑问是珍奶里的珍珠——咽下后继续道，“我认为你会喜欢的。”

“甜甜的，是挺好喝。”泰罗又喝了一口确认一番，“但为什么是红豆奶茶？”

“红族，所以你喝红豆。”托雷基亚毫无逻辑地冒出这么一句，连泰罗都被他的幼稚呛得连连咳嗽，哑口无言。

泰罗急忙放下杯子，抓过床另一头的苏格兰狗牌抽纸盒妄图拯救沾到奶茶的地板。然而纸巾刚刚吸干水分，托雷基亚就啪地关了灯，荧幕上放映起电影来。

“托雷基亚！”

“嘘，看电影保持安静。”

泰罗感觉到托雷基亚在自己耳边呼了一口气，像是恶作剧般从他身上爬过去，还要埋怨泰罗挡了自己去床另一边的路。

然而泰罗很明显能够感觉到，托雷基亚完全赖在他身上不想下去。

他想起自己的青少年时期，已经摘下禁果、互相喂食的早熟孩子往往闹着闹着就纠缠在一块儿，相对精力更为旺盛的红族有时手脚并用缠住蓝族的身躯，固执地将身体的每一寸都紧紧相贴，高温从贴合处感染上蓝族低一度的体表，甚至让托雷基亚体色浅淡处泛了一丝轻微的红晕。

“泰……泰罗……”托雷基亚低头，只能看到泰罗埋在他胸口上的脑袋，他贴得太紧了，托雷基亚几乎看不见自己与泰罗之间的缝隙。

泰罗抱着托雷基亚坐了起来，让蓝族分腿坐在自己身上。托雷基亚重心掉在了泰罗身上，胯部不受控的被泰罗鼓起的生殖腔顶住，他感受着那一处不断地变大，甚至产生了体内有涓涓细流涌出的幻觉。

想要，想要被泰罗填满。

而现在，他们囫囵换了个圈，轮到托雷基亚扒着泰罗不肯放了，又或许早在不知道什么时候，蓝族少年就想像献祭一样将自己钉死在太阳的欲望之上。

泰罗觉察到托雷基亚再次展开了屏障，人类不会意识到他们在这做了什么，哪怕他们在此厮杀都不会有什么影响。但泰罗不想在这里和托雷基亚做爱，或者说，他不敢在这儿与托雷基亚做爱。

他不是没有见过吸收了邪神之力的托雷基亚，也不是没有和浑身绑着束缚带的暗堕蓝族在厮杀中落入情欲囚笼。

但这次不一样。

这次的托雷基亚和以前太像了。泰罗深刻知道时光不可能倒回，托雷基亚也变不回曾经，但他的邀请、他的平静、他所表现的怀旧的一切……

仿佛是一场预谋已久的道别。

似乎是等得有些久，托雷基亚放开泰罗，支起身。他跪坐在泰罗的腰腹上，双手捂住脸爆发出肆意狂笑：

“呵哈哈……哈哈哈，泰罗奥特曼、奥特兄弟NO.6，不会是不敢艹一个渺小的恶魔吧。”

托雷基亚似乎把自己逗笑了，他弯着腰笑得喘不上气，手上动作却没有停，径直探向自己坐着的地方，去解泰罗的裤腰带。

人类、哪怕是拟态而成的人类，那脆弱而又坚韧的身躯都会在刺激下起反应。泰罗头回体验到了不用打开生殖腔，性器就迫不及待地弹出的经历。托雷基亚熟稔地拢住器具，向后移了一小段后便迫不及待地俯身，将泰罗狰狞的器具含了进去。

托雷基亚艰难地吞吐这泰罗的性器，尽管已经这么做了无数次，但口腔酸胀、涎液从嘴角流落依旧是无法控制的事。太阳般的体温几乎要烫伤口腔，他失力得将烫热的温度贴上自己温凉的脸侧，分出一只空闲的手探到自己身后。

人类的口腔，比起奥特战士的要更粗糙一些，但又更湿滑温热一些。泰罗在奇怪的地方切真切实地感觉到奥特战士与人类的相似性。

但是人类没有生殖腔。

正当泰罗想到这一点时，托雷基亚似乎是懒得再等，他抽出草草扩张后穴的手指，扶着泰罗饱胀的性器将自己往下压。

紧致和吸力一瞬间攫住泰罗的心绪，除了连忙握住托雷基亚的腰帮他稳住之外，泰罗来不及做出任何其他反应。

托雷基亚疼得面部表情扭曲，人类形态的眼里因痛产生的生理盐水糊住了他的视线，但他依旧保持着癫狂的语气，与几十分钟之前的自己判若两人：“哈……爽吗，NO.6？呃啊……恨我吗？恨的话就像以前一样……像要杀死我一样艹我啊！”

泰罗无言地去亲吻托雷基亚的眼角，身下的交合处因为拍打而变得黏腻不堪。

他们都不再讲话了，空气中只剩下抽动的肉体碰撞声与交织缠绕的喘息。

苏格兰狗牌的纸巾盒不知被谁碰倒在地，私人影院的荧幕影影绰绰，音响恪尽职守地工作，让些许台词穿越屏障，像遥远的低语。

“……缺少的是慈悲、同情……，而不是理智……”

结束之后他们都体力耗尽，泰罗搂着托雷基亚，眼睛将闭未闭。依稀间，他听见托雷基亚打了个响指，然后托雷拉门扉在他们身下出现，将二人传送到一个明亮整洁、床垫柔软的地方。

大概是宾馆吧，泰罗替耗尽了最后一丝体力的托雷基亚调整好睡姿，然后自己也躺下昏沉睡去。

等再次苏醒时，托雷基亚正推开浴室的门。见泰罗醒了，他便又进去拿了条毛巾抛给泰罗，“浴室现在归你了。”

“这里是什么地方？”泰罗抓着毛巾起身问道。

“急什么，NO.6。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”托雷基亚说完，走到窗边。泰罗顺着他的形迹看过去，在看到舷窗后意识到他们应该在一艘配套设施不错的船上。

托雷基亚打开舷窗，海风携着夜色倒灌进屋子。他点了点自己的眼睑下侧，朝天空张望，透过日月的位置确认好时间，然后拉了张椅子坐在窗边。

泰罗洗好后便看见托雷基亚坐在窗边，面前的小圆桌上摆着装满纸巾的苏格兰狗牌纸巾盒。见泰罗收拾完毕，托雷基亚便起身：“走吧。”

泰罗跟着托雷基亚走出房门，下一秒便踏在了冰川大地之上。他下意识看向自己的脚下，却意外发现自己解除了人类的拟态。像是意识到什么，他抬头向前望，见到了那个让他魂牵梦萦的旧日挚爱的身影。

托雷基亚用着早年的形态，对他说：“你该回去了，泰罗。”

“你不回去吗？”泰罗近乎固执地这么讲。

“你还是什么都不懂啊泰罗，谁规定光明就是正义的。”

“但我们从来都没有标榜光明即正义，愚蠢的还是虚伪的，无论怎么说都好，我们都守护着……”

“够了泰罗！”托雷基亚骤然打断泰罗的言语，“光明与黑暗根本就没有分别，但光之国却只有光明没有黑暗！”

“可是……”泰罗想要告诉他，现在有了，有等离子火花塔的改革，有我想给你看却没来得及的交替日夜。

但下一秒，托雷基亚身上就蒸腾起黑色的雾气和电火花，邪神的力量仿佛挣脱束缚，将光瞬间拖入混沌的领域。

“还是这个样子比较顺眼对吗？”托雷基亚背着手走在前头，听见泰罗停下了脚步，扭头戏谑地开口。

泰罗不自觉地戒备起来：“邪神已经消失了，托雷基亚，你究竟还想做什么。”

“邪神的确已经消失了……但人类的虚伪、贪婪会蚕食那些你们宣扬的善，我只不过是添上一把火罢了……”托雷基亚升至空中，受伤凝聚起黑色的闪电弧，“这里的生态被这个地球上的一些人打着冠冕堂皇地破坏了，即便是我加一把力，也只是让好戏加快上演罢了。”

“即使他们这样自取灭亡，你依旧要只看那些好的一面，然后将之拯救吗，奥特战士。”

泰罗听他讲过太多这样的话，他们达不成共识，有的东西也并不是共识接续在一起。他迎身飞上天空，斯特利姆光线与托雷拉亚鲁特凯撒冲击在一块儿，爆发出耀眼夺目的闪光。

泰罗在空中接下托雷基亚的记记踢击，抓住他的脚踝把他甩向冰川。托雷基亚受击落地，细碎的冰屑往四方散开，夹杂着光粒子一起消逝在空中。

泰罗迅速降落，扣住托雷基亚的双肩，然而托雷基亚疯狂笑着咬上泰罗的手臂，激得泰罗只能扣住他的咽喉。

泰罗想起他们以往厮杀时的爱与恨，想起温存的、撕咬的、鲜血淋漓的性与渴求。托雷基亚被扼住脖颈，像濒死的鱼一样张口呼气，临近窒息时他随手抓出一个东西丢向泰罗。

苏格兰狗牌的纸巾盒打在泰罗身上，又被弹出去，纸巾散落一地。

泰罗猛地反应过来，连忙松手，托雷基亚掐着自己的喉咙不住地呛咳。他脆弱得像个人类，连眼灯附近都有光粒子溢出。

但他好像突然平静下来，什么都没讲，只是抬头望向天空：“泰罗，你看极光。”

泰罗闻言抬头。不知是地球磁层本身的高能电粒子流，还是他们交战产生的电子流将大气分子激发，在极夜的空中划出一道道弧形绿色光带。

这让他想起光之国。

这番思绪刚出现，泰罗就听见托雷基亚喃喃自语，他想凑近让托雷基亚重复一遍，却见坐倒在地的托雷基亚身上的束缚带缓缓消散。

不……不只是束缚带。

黑色、深蓝的体表化为光屑脱落，露出原本的浅淡蓝色皮肤，但这并不是终结，托雷基亚一点一点，像被风吹散了一般，身体消散成点点星光，与天上的极光连在了一块儿。

一切痕迹消散殆尽，泰罗几乎要以为是他自己平白无故来到了地球的极点。

可极夜流星之地不会出现状貌古怪的纸巾盒。那些回忆像不知何处起的四散星光，飘忽不定地游荡在宇宙中，照亮了暗黑一片，而后旋涡涌起，星光回旋着奔向旋涡中心一点，化作莹莹水滴来到新的世界。

泰罗捧着空空如也的纸巾盒，在极地的雨和海风中怅然失去了过往的千年。

他重新披上了来地球以后就脱下的披风，将纸巾盒放好，往光之国飞去。

在科技局，希卡利帮助他分析了纸巾盒的属性。

“SCP-091，地球上一系列幻想科幻产物的其中之一。”希卡利顿了一下继续讲，“它是一个“苏格兰狗”牌的纸巾盒。正常情况下里面是空的。”

“一旦看到了SCP-091，目击者将会报告出现了一种势不可挡的怀旧情绪。那些被影响的个体将会开始回忆他们和SCP-091‘在一起’的时光。”

“总而言之，这可以算是一个强制性记忆唤起器。”希卡利总结道，“但是泰罗，由它引发的记忆并不一定是真实的。”

“那这个异常，它叫什么？”泰罗问。

希卡利有些疑惑，但还是回答道：“你可以叫他——怀旧成愁。”

泰罗上交了这个奇怪的纸巾盒，让希卡利根据资料模拟出类似的收容环境，确保万无一失后才放心回了家。

等离子火花塔的光逐渐黯淡，他在无群星的夜幕里打开门，恍惚中有微风吹拂过他的面颊。

身旁，托雷基亚给了他一个吻，苏格兰狗的纸巾盒里依旧盛满。

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creat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